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《英雄交響曲》與英雄國度

提起貝多芬，人們不免想起他的代表作《英雄交響曲》。這是他為拿破崙而寫的。

貝多芬的政治主張是傾向共和制，他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獨立。

他渴望建立國家的「共和民主政府」，他幻想未來將產生一個英雄的國度，由勝利之神建立。

在拿破崙的身上，他看到一種英雄壯烈的氣概。

因此，他以拿破崙為題材寫下《英雄交響曲·波拿巴》（1804年），波拿巴即拿破崙·波拿巴，他把拿破崙描寫成「一個革命的天才」。

後來貝多芬得悉拿破崙稱帝——政制大倒退，他為之大發雷霆，憤慨地嚷道：「那麼他也不過是一介凡夫俗子！升到眾人之上，成了獨大寡頭！」

貝多芬撕毀原來樂典的題辭，換上「英雄交響曲——紀念一個偉大的遺蹟」。語帶雙關。

據音樂傳教士劉岷渭教授說：「本曲第二樂章是送葬進行曲，這是第一首把送葬進行曲當做交響曲樂章之一的曲子，此可以認為貝多芬是第一把音樂平民化的作曲家，因為在此之前，作曲家都為貴族服務，作為貴族

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長江篇西藏、長江源頭情和緣

到西藏一遊，那是很多人窮一生的夢想！

而我，進藏不是旅遊，而是為了替我親愛的父母親圓夢。

1996年，媽媽病重，之後3年，媽媽一直和惡疾搏鬥，這期間我和媽媽更親密無間，歷史人生，教育旅遊，我們無所不談。3年來，媽媽一直在我耳邊深情訴說著：「全中國34個省級行政區，只有安徽的合肥，和西藏的拉薩這兩個省，我和你爸爸從未踏足。我們曾攀登黃山，因此已曾踏上安徽省的土地；只有西藏自治區，我們全然未能到達啊。」每當媽媽說到西藏，她那美麗的大眼睛裏，滿眶都是失望和遺憾……

爸媽年輕時親歷國家飽受苦難，百姓飢寒交迫、流離失所的悲慘歲月，善良勇敢的他們為此踏上教育之路；他倆相信，知識改變命運，教育下一代能讓國強民安。爸爸一生深愛自己的國土，因為愛，他倆走遍了全中國的省份，他們要感受國家大地的壯麗山河，明媚風光；他倆要展望祖國大地上生活的同胞，了解和感受他們的生活。

「女兒啊，我多渴望和你爸爸到西藏拉薩，看看布達拉宮，看看現在的藏族同胞；我們更要到長江源頭去，親親我們的母親河，看看長江源頭第一橋，跟守護著長江第一橋的解放軍說聲好，那該是多麼幸福美滿的事啊！」每當媽媽說到西藏、說到拉薩、說到長江源頭，她那慈愛的眼睛總閃耀著祈盼和希望的亮光，閃亮閃亮……

「但現在的身體狀況，我恐怕……」躺在醫院病床上的媽媽好



●西藏布達拉宮是父母的夢想之地。作者供圖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烏鴉還嫌黑豬黑

採訪港聞30年的資深記者行家K君，終於榮休了！

本來還未到退休年齡的他，坦言在其經濟能力尚可時提早離開職場，主要是不想再從事「言不由衷」的傳媒人，明知事實真相卻要因種種原因，經常被迫「睇大眼寫大話」，這等裝癡扮啞的工作環境，他是待不下去了，想繼續堅持做個政治中立的傳媒人。

對有政治思想偏激的電視台新聞報道員被炒，K君表示大快人心，因專業而有操守的傳媒，理應在報道新聞時要「實事求是」，若不斷有誇大其詞的標題或嘩眾取寵之言，已令這傳媒機構失去公信力，更會淪為別有用心的人的「打手」而已：「傳媒的專業形象在過去的幾年裏，早已蕩然無存，見到更多的是那些自私自利的，在人質疑他的做法不合情理邏輯時，他們就會說：『人不自為己，天誅地滅呀！』」等藉口，不就是個怨氣上身、見識狹小之徒，為刷存在感，不惜無中生有，添油加醋是他們的本事，習慣站在他們所謂「崇高理想」的制高點，偽裝成正義的使者，去審判善良的人……唉，真不明白，香港社會為何有此等『無皮無臉』，兼且言行可恥又無恥的市民！？」

友人K君指最近看到某人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仍在押的，竟然抱怨問為什麼阿某某不用被拘押或坐牢呀？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，不少人表示：「簡直笑爆大家的嘴，那些人不是經常將『不篤灰，齊上齊落』的說話掛在嘴邊嗎？如今不單止『兄弟犯事，各自走人啊喂！』還一副『烏鴉還嫌黑豬黑』的嘴臉；哈哈，無利益可圖即散的他們，此結局不是意料中事嗎？有什麼好抱怨的！相信在陽光底下，他們的背影都會顯示出一隻又一隻的魔鬼形態，不足為奇矣！」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老房子

住在一幢舊房子裏，因為實在太舊了，所以每天都有點擔心，特別是這些年，病毒四散，舊房子的喉管老化，周圍的環境沒有人特別打理，也沒管理處，全靠十幾戶人自律。

朋友都喜歡我這間老房子，我自己對它也是戀戀不捨，不知什麼時候要跟它別過！

也因此很享受此刻生活，儘管每天都有些問題困擾，不過仍然告訴自己盡量享受住在這房子的每一天！

我喜歡舊房子，十幾年前我還很幸運找到一間也是三層的舊房子，它在以前荔園後面的小山坡上，很隱蔽，叫做鐘山台。那裏全是三層高的房子，我住在二樓，空氣很好，左鄰右舍也很好。那時候朋友都愛來我家玩，天天家裏都很熱鬧，每個朋友來了見到我那間舊房子都驚為天人，十分喜歡！驚歎今時今日到哪裏找到如此精彩的房子！

這些老房子不知幾多地產商眼甘甘，幸運的是幾



●朋友都很喜歡這房子。作者供圖



落地觀察 湯禎兆

抗疫噩夢

之前一個家長分享，在孩子上全級性的課堂時，有學生舉手，老師揀選她後，她開味高峰說：「爸爸在打媽媽。」

要知道全級同學聽到，其他家長也聽到。老師當然立刻有叫社工跟進，之後便要若無其事地上課。幸好畫面上並沒有什麼驚嚇的影像出現，要知道很多孩子在上課時，其實不是開老師的畫面，而是會在不同的方式間切換，很多時候是看其他同學的畫面，後來學校和社福機構也有派人跟進。

聽網上的分享說，其實「家暴」的情況在疫期間愈來愈嚴重，一是家庭經濟受打擊；二是無業的一家之主常與孩子困在一室，產生更多摩擦。根據英國早前說過不能停課太久，一是怕經濟差的家里，孩子遇上什麼，學校也不知道；二是全日制有飯派，孩子可有均衡營養。學校的意義並非只是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綠葉人生的共鳴

紫陌紅塵拂面來，無人道看花回。清明時節，鶯飛草長，雜樹生花，出門俱是看花人。桃紅李白，梨花勝雪，潤澤牡丹，武大櫻花。無一例外，萬眾目光所在，花是唯一主角。扶持陪襯在四周或淺或淡的綠葉，雖不可或缺，卻也鮮有人會留意。

今年清明前後，吳孟達、廖啟智、黃樹棠等黃金配角相繼因病逝世的傳聞，如潮水一般，在香港和內地的社交媒體上，掀起了巨大的追思浪潮。尤其是吳孟達和廖啟智，戛然而止的生命休止符，恍若開啟了無數網友傷逝的情感閘門，他們從藝生涯裏演過的各路小角色的片段，在網絡上被反覆播放、解構、品讀，有些還被做成了表情包，成了無數人表達日常情緒的必需品。在這場集體無意識的懷舊追憶中，每一個當初看片或追劇時，不曾特別留意過的橋段，彷彿被重新注入了意味深長的人生哲學，愈看愈覺得戲如人生，皆是你我。

比如人生定格在66歲的廖啟智。

廖啟智的一生，像極了大部分普通人的普通人生。從1979年進入藝員訓練班開始，超過40年的演員生涯，參演的電視劇過百部，參演的電影也近百部。毫無例外，全部都是配角。有的角色，可能連名字也沒有。身材中等，相貌平平，應該是阻礙他成為影視劇男主角最大的障礙。眼看著同期藝員訓練班

天力人的修補調整，換得一張賞心悅目的臉。不承藉此能徹底改換命運，至少在自我人生的小圈子裏，能贏得一些站在中間位置的機會。

生而為人，誰不想成為光芒萬丈的主角？誰又甘願由始至終，都為他人做綠葉？

多年之前，訪問過許多粵劇演員。有一個專做丑角的演員朝我發過一頓牢騷。他說：「現在的劇本和劇團，都只知圍著正印花旦和正印小生轉，其他角色得不到重視，好似可有可無。你說，這樣長此以往，哪還有年輕人願意繼續投身粵劇？」臨了了，他又感嘆，做大戲，生旦淨末丑，離了哪個角色都不行，都不好看。

戲猶如此，人生亦如此。



●圖片是鄉下庭院裏開得正好的薔薇花，花好還須綠葉扶持。作者供圖